

寧靜

溫玉璣



這是一個喧嘩的世界。

大都市人聲沸騰，車輛碾過粗糙的路面，擠出刺耳的戛戛聲，摩多機車飛馳，馬達與響笛齊鳴，政要出門，有鳴笛開路，和救傷車載送臨危的病人同樣急於穿過擁擠的街道，快速的抵達目的地。白天工廠的機器隆隆急轉，碼頭汽船高昂的氣笛長鳴。夜間燈火燦爛的市場喧囂著一群購買平價貨的市民，酒肆歌台裡恣意地擊鼓敲鈸，配合上高歌狂笑，醞釀成穢穢稠稠的聲音之海。

如果你要寧靜，除非塞著耳朵，關上門窗，躲進冷氣室內，以厚牆隔開聲浪的刺激。但這只是暫時的規避，規避是無法解決問題的。為著生活，你必須進入人群，融進社會。人無法隱遁山林，遠離塵囂，那些山人隱士，他們的衣著得靠從事紡紗織線的工人，在烘鬧的工廠忍受震耳欲聾的機器，勤苦操作。還有製衣廠，煩忙的運輸系統運轉、傳遞、才來到商店擺賣，那一處不是喧嘩、擁擠。山人隱士

還得吃飯、住宅，有誰能靜悄悄地把人生要件的衣服住行一下子拿到手，安然享用呢？

寧靜是一種優雅的享受，是心靈最高的情操。當你在勞累的工作走過來，在紛擾的人事中掙扎出來。能夠在安靜的夜晚，臥看牛郎織女，把千萬光率的光芒撒落大地，撫慰你疲乏的靈魂，那種感覺就像航過驚濤駭浪的小船，駛進一個安全的港灣。

曙光撥開迷茫的晨霧，走在鄉村小徑上，露水潤濕的小草柔過背柳背，微風搖曳著野花瓣上露珠滾動，無聲的滑落，你的心也如晨露般清澈閃光。

寧靜似乎都屬於大自然，日出日落、無言無語，也無聲音可聽，崇山巍巍、大海淼淼，潮起潮來的濤聲，也給人無比的寧靜。唯有人類喜歡製造各種的燥音，無韻律、無層次的震耳掏心，像要掩蓋世間的醜惡現象，忘掉人們的失望、悲哀、眼淚和嘆息。這點以華人表現得最顯著，如喪禮出殯時的樂隊和鞭炮就是。

寧靜無需隱遁江湖，遠離紅塵鬧市。陶淵明的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」說明了境由心造，寧靜在心，和外在的環境界限分明，互不干擾。

在煩囂的紅塵中，要能智慧地營造一片超然心境。在案牘勞形，為生活流血揮汗時，不讓心波澎湃，在時間催促時從慌亂中保持寧靜，這都需要練達的功力。

相信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：在賓客滿堂中感到孤單，你身邊儘管擁擠著許多男女，卻沒有一個可以交談相處的人。你也曾經滿心憂傷，滿腦子的難題，穿過人群，與你擦身而過的人，沒有一個能分擔你的重擔，你就像一座孤島，四周沒有邊岸。

或者在你獨處斗室，心中卻蘊釀著復仇的怒火，憎恨的浪波沸揚。甚至還擬造一翻反駁論辯的道理。這時雖然四顧無人，悄然靜寂，但你的心卻沒有寧靜。

有人為爭名逐利，而自我締造成一個堅硬的意志，不覺間逐漸培植了一批仇敵。這人天天繃緊神經，防範警覺。奮鬥變成爭鬥，他的心沒有一刻寧靜。除非他肯放棄追求心理，曠達寬容，他的心才得如磐石般寧靜。

我曾遭遇過過親情潰散，朋友背離，計劃不遂等橫逆打擊。心中的確萌發爭逐辯解的念頭，但我終於抑制住激動的情緒，內心重獲一片寧靜，海闊天空，一切混濁沉澱，深信上帝的美意，要煉我成精金。學習的功課是和平、忍耐、寬容，還要活出恩慈和憐憫。而我的性格就逐漸從怯弱化為堅強，心中恆常如靜水一

潭，反映著天空的風雲變幻，不起漣漪。

我曾看過一幅美麗的圖畫，掛在寬大的展覽所裡特別注目。畫上一匹雪白的飛瀑，奔衝而下，一片墨綠的塞潭，水面飄浮著白色泡沫。我似乎聽到那嘩啦的飛瀑響聲，感受到冰涼的空氣。飛瀑傍一條橫斜的樹枝從黑色的巨崖伸出在寒潭上面，一隻美麗的黃鶯，站在那

搖曳的細枝上，小嘴微張，正在引吭高歌吧。那張畫署名：「寧靜」。

畫中，有喧鬧的瀑布，有急流的危險，有啾啾的鳥鳴。何來寧靜。但細察深思之後，我知道那寧靜來自小鳥的內心。牠沒有被喧鬧的水聲、奔衝的瀑布嚇倒，不因枝條搖曳、寒潭深遂而慌亂，小鳥的內心平靜安

寧，悠然發出歡怡的歌聲。

耶穌說：「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你們心裡就必得安息。」（太二十一）

安息就是寧靜，寧靜可以聽到上帝的聲音。倚靠在耶穌這塊靈磐上，心裡自然得著安息。

中國基督徒作家

「要學」高行健？

容靈

引言

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來香港演講，可謂引起一陣騷動。有報刊以「高行健旋風」為標題來報導，這更可說是高先生此行的實質寫照。相信在中國人的社會裡「高行健熱」仍會持續一段時間，然後才漸漸冷卻。然而，中國基督徒作家如同其他作家一樣，少不免要閱讀一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，以汲取營養，豐富自己的創作。

筆者的立場是偏向「要學」。但是中國基

督徒作家如何學習？從正面而言，多少都會從本身的性向、表達技巧的探索、對高先生作品的理解和由此領悟到的方向等等著手。僅就以上各方面而言，我認為高先生在文學上的主張，《靈山》在文學形式的探索及人稱表述的運用，可資借鑑。由此，中國基督徒作家或許獲得另外一些啟發也說不定；藉此，更說不定可創作出中國基督教偉大的文

學作品來！

冷的文學

用高先生自己近期的話，所謂「冷的文學」是「……遠遠高於政治，而不是為政治服務，不管是這種或者那種政治。文學也不受倫理判斷的限制，換句話說，文學也不服從某種教化的作用——這也是文學曾經不斷受到干擾的一個因素。」（註一）說得更具體，「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，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，一番觀察，一種對經驗的回顧，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，某種心態的表達，兼以對思考的滿足。」（註二）筆者作為一個愛好現代文學的人，也早已感到現代文學受政治的干擾實在太多。數十年來不少作家受政治干擾甚或政治逼害，縱然不死也難以創作，他們可能寫出更好作品的機會完全幻滅，這是多麼令人惋惜！

高先生的知己劉再復有一段話也值得留意：「冷的文學」包含雙重意義。其外在意義是指拒絕時髦、拒絕迎合、拒絕集體意志、拒絕消費社會價值觀而回歸個人冷靜精神創造狀態；其內在意義則是指文本敘述中自我節制與